



資治通鑑卷第七

秦紀

起闕逢闕茂盡玄
默執徐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
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
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撻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
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
而秦瀆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
共搏之且曰王負劔負劔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
股荆軻廢乃引匕首擲王中銅柱自知事不就罵曰

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遂體解荆軻以徇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
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
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殺太子
丹以獻丹匿行水中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
進兵攻之 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
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
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
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

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
王假降殺之遂滅魏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
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
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
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
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
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
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
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

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
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
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請美田宅甚
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
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為子孫業
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
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怛中而不
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
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二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
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
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
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
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
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
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畧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臣光曰

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掩怨速禍使
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
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
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

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炎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疆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爲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王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其秦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七首疆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荆軻爲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

王嘉 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

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

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二心矣君王后死后

勝相齊多受秦間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賓客皆爲

反間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

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

者爲社稷邪爲王邪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

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

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

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

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

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

之共處之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

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集

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

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

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

同心勦力以保國家也蘇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疆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

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日

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王初并天下自以為

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

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

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

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

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

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

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

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 丞相綰等言

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䟽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

諸廟及臺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稽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

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
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
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
名山太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
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
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
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
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
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
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

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
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
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
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
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
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
千金之產欲爲韓報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令力士

操鐵椎徂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
大索十日始皇遂登之采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
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
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贅賈人爲兵畧取南越
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
嶺與越雜處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南地爲四十四

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
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奴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築長城及
處南越地丞相李斯音法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
學今天下已定灑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

學習灑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
首相與非灑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
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
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

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誥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灋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自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

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管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榑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

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群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察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

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訖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遷河北榆中三萬家，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

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陜中渡上會稽祭大禹至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之梁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

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生而隱官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灋舉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灋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旣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

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關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二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莫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輶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竒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

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莫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輶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竒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

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
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
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盡閉之墓中 二世欲誅蒙恬
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
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蒙氏秦
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
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
意難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
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
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

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楊
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灑山
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爲之使恬不仁可
知矣然恬明於爲人臣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
貳斯亦足稱也

二世皇帝上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
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
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
至咸陽請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

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灋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

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灋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斃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閻昆第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灋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第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

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
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
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
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
驪山之足唯上奉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趙高而
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
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
盡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
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
糴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人

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
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
通度已失期失期澹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
乃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
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
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
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
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蘄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
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

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
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
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
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
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
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張耳陳
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
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

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
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
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
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
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
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
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偷
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
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
竒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

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子卒三千人徇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畧地攻得然后下

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旣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

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馬。二世乃大驚，與群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

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騫、畧、上黨。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

劉邦字季爲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旣而季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

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

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灑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

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畧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爲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爲燕

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毋家屬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
北畧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
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
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
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
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顧
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
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
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
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

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
養卒為御而歸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
子寧陵君咎為王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
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
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
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
王市為魏相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資治通鑑卷第八

秦紀三起昭陽十八荒落盡
闕逢敦并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
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
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周章出
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澗池十餘日
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
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
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

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錘人伍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二世數請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

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

市秦民益駭懼思亂。趙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爲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以故二人獨得脫。陳人

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郟。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初陳涉旣爲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

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初陳王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魏周市將兵畧地豐沛使人招雍

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克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

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

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

立歇爲趙王居信都東陽甯君秦嘉聞陳王軍敗

廼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

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不

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

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今於天下

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

兵復聚與番盜黥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法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廼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群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廼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

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已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廣陵人召平為

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廼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廼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毋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

通鑑卷八
四〇八
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英布旣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

軍西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粟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下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

長今君起江東楚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
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
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
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
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
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
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
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賴以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
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而

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
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
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齊田榮收其
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
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角弟閒爲將以
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引兵攻亢父聞田榮
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
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
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
守濮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

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閒前救趙因留不敢
歸田榮迺立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
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
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
怒終不肯出兵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
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
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
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
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
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灑者待事事來有以揆

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
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
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
群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
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
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
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
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
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
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

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群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此

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

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灋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灋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

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自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奉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陘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諸侯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鬪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六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更剋畫平丰斛度量文

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奉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爲

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

兵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

雍丘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

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

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

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

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

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

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聞武信君死士卒

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
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魏豹下
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爲魏王 後九月楚懷王
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
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
其父呂青爲令尹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
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
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
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
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
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
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
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初楚懷王與諸
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
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勢願
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猾
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
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
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義矣今誠得長者

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
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
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攻秦壁破
其二軍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 沛公攻
破東郡尉於成武 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
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
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

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
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
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
士卒凍饑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
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
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
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
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
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
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

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爲上將軍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

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日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騫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

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

救趙及問張屬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然公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印哉乃脫解印綬推與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遇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

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齷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

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

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日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

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畧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齧戰雙東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

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
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
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
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
後有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
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
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齧
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
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
具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王離

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
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
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
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
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
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
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
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
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
灋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

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灋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衰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鉄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

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灋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

侯威率其衆西鄉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
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
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
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水沈四白馬使使責讓
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及弟趙
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
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爲內
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
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
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

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
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
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
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
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
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
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
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
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
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

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
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
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
爲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
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
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
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
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
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
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
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遣
將將兵距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
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
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
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
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
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

...

...

...

...

...

...

...

...



